
明史

韓觀　山雲　蕭授
吳亮　衛青　王瑜
巫凱　冀　侏　方政　史昭　劉昭　李達

韓觀字彥賓虹人高陽忠壯侯成之子也初以舍人帶刀宿衛忠謹為太祖所知尋以父功授桂林右衛指揮僉事洪武十九年柳州融縣蠻叛觀與叅政耿文彬合兵討平之累遷廣西都指揮使二十二年富川蠻殺知縣攻剽數城觀遣兵討之禽斬二百餘人設靈亭千戶所二十五年平賓州上林蠻二十七年

全州灌陽諸猺叛會湖廣兵進討斬千四百餘人
明年督兵捕宜山諸縣蠻會二千八百餘人斬偽王
韋召及萬户以下傳首京師亡何拜征南左副將軍
從都督楊文問罪龍州叱至伏罪乃移兵征奉議諸
蠻屢戰破之觀復進勦都康向武高勞上林諸蠻破
其更吾蓮花大藤峽諸寨斬其酋黃世鐵并其黨萬
八千三百六十餘人又分兵討思恩都亮蠻平之觀
生長兵間綜練武略然爲人鷙悍誅罰無所假貸下
令如山人莫敢犯初群蠻所在蜂起剽郡縣殺守吏
邊民苦之觀治〻厲將士畏誅爭効死疾鬬觀得賊

必處以極刑問[illegible]一二歸告諸蠻諸蠻皆膽落希出
為魁由是境內得安二十九年召還擢都督同知明
年古州蠻叛官軍討之不克復拜觀征南副將軍從
楊文往討悉平之遂移兵擊五開又與顧成討定水
西諸堡還理左府事建文元年奉命練兵德州營將
兵禦燕師無功成祖即位以觀太祖舊臣委任如故
命往江西練軍城守兼節制廣東福建湖廣三都司
時廬陵民有嘯聚山澤間者帝不欲發兵遣行人許
子謨齎勅招諭且命觀臨撫之觀至眾皆復業帝賜
璽書曰人君代天司牧體好生之意以惠養元元使

各得其所而已數年以來兵革不休重以急征暴役
於是民有不得已逃死山谷者有司輙請加兵朕甚
閔之故遣行人往諭慰民未信又俾卿以大臣鎮撫
之民聞卿以朕命至皆歡然來歸不煩寸兵惟卿斯
行於國於民咸有所利今以牢醴綵幣賜卿卿其祗
受亡何命佩征南將軍印鎮廣西節制兩廣官軍復
賜璽書曰廣西蠻民易叛難服殺之愈多而愈不治
高皇帝灼見其情故綏之以德不得已而後用兵今
朕嗣位謹遵成憲命卿往鎮務綏懷之毋專殺僇以
稱朕柔遠至意祇至鎮羣蠻皆叛帝遣員外郎李宗

輔齎勅招之觀蠻大陳兵示將發者而遣官與宗輔偕往於是桂林諸蠻民復業者六千家惟思恩蠻千五百餘戶未附而慶遠柳潯諸蠻方熾殺掠吏民乃上章請討永樂元年觀與都指揮葛森等合擊破理定諸縣山賊斬首千一百八十餘級禽其酋黃仲文等五十餘人並斬以徇得所掠男女悉遣還家諭其器甲於官而撫輯其逃散者明年遣都指揮朱輝諭降宜山忻城諸山寨復業者千餘家於是荔波猺民震恐自上書言願為編戶帝以屬觀觀撫之八十餘洞皆附籍為良民明年柳州桂林諸蠻作亂已聽撫

復叛遣朱輝以偏師破之斬首四百五十有奇蠻懼
會帝復遣郎中徐子良至遂來降復業者二百餘家
歸所掠人畜器械於官已而還江蠻復叛仍命觀撫
定之四年大發兵討安南詔觀規畫方畧轉粟二十
萬石餉軍已復命發廣西兵三萬會太平遂從大軍
發憑祥抵坡壘關以所部營關下運糧修道伐木治
橋梁出兵遊徼安南平奉命措置交阯緣途諸堡而
柳潯諸蠻乘觀出復叛詔觀事竣立發兵還討五年
觀兵抵柳州賊望風遁匿觀請俟秋凉深入且請濟
師帝使使發湖廣廣東貴州三都司兵又敗新城侯

張輔以南征軍餉封劄遣將將三萬人由他道進期從獠賊十月諸軍皆集觀令都指揮朱廣方政以湖廣兵攻慶遠宜山忻城河池諸縣而自以貴州西廣兵由柳州攻馮平來賓遷江賓州上林羅城融縣皆破之會兵象州後分勦武宣東鄉桂林貴平永福諸縣斬首萬餘級獲其黨黃南等萬三千餘人悉歸所掠男婦還其家尋蠻復定捷聞帝嘉勞之九年拜征彝副將軍仍佩故印總兵鎮交趾明年督輸廣東糧萬石餉征南軍英國公輔再出師平交趾觀皆主饋運不謹戎行以故功不著而粵人習其威名蠻中稱

韓都督皆惴惴云十二年卒無子

山雲徐人父青從太祖起兵以功授燕山左衛百戶已從靖難師推都督僉事雲姿貌魁梧多智略初襲官金吾左衛指揮使數從成祖出塞先登却敵時幼軍二十五所隸府軍前衛掌衛者不任事更命雲同李玉等五人撫輯之仁宗立擢行在都督僉事宣德元年改北京行都督府出鎮山海關命與都御史王彰自山海抵居庸巡視關隘訪軍民利病以聞帝征樂安召雲還協守京師明年柳慶諸蠻韋朝烈等糾合溪洞猺獞掠臨桂諸縣鎮遠侯顧興祖頗有討賊

功坐貪淫逮繫豎宗命公侯大臣舉代者僉舉雲帝
亦自知之遂命佩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往鎮雲至
出兵討朝烈溪峒猺獞悉力迎戰一鼓破之賊退保
山巔山勢峻險草木蒙密賊挂木於藤壘石其上官
軍至輙斷藤下木石無敢近者雲營山下夜半束火
牛羊角縱之賊謂官軍至亟斷藤比明度其木石且
盡乃率衆鼓譟而登遂盡破之南安廣源諸蠻悉下
三年夏忻城蠻譚團等作亂指揮張珮不能禦雲親
督軍追之至永淳斬首三百悉收所掠其冬進兵忻
城薄團巢破禽之斬首千五百餘級奪歸所掠男女

四年春進討柳潯諸蠻斬二千四百八十人梟首境上其秋雒容蠻出掠雲遣指揮王綸往討破之而良民亦有蒙害者雲止綸功並劾之帝宥綸而心重雲五年遣指揮曹義討平樂蠻斬首四百餘級七年討桂平蠻譚公專等平之明年遣指揮張玠討宜山蠻斬其酋又明年復遣彭英曹義進討思恩蠻斬五千餘級先是雲以廣西兵少留貴州兵之來助者至是雲又言慶遠蔣林諸蠻非大創不服請濟師於是發廣東千五百人益雲雲分兵蹴捕潯柳思恩餘寇禽斬甚衆復遣指揮田真率兵攻大藤峽破之雲在鎮

先後大戰十餘斬首萬二千二百六十餘級降賊前三百七十有奇還男婦二千五百八十擒虎豹三百四十獻於朝築堡九城四鋪舍五百餘區陶磚鑿石增高益厚搖種屏跡居民安堵論功進都督同知璽書褒勞雲嘗墜馬傷股帝為遣醫馳視以病上章請代優詔不許雲謀勇鷙發而端潔如寒士公賞罰嚴號令與士卒同甘苦臨機應變戰無不捷廣西故事鎮帥初至土官相率饋獻帥輒受之既乃為所持卒以敗雲始至閩府中有隸鄭牢者剛直敢言召問之曰土官饋獻亦可受乎牢曰潔衣被體一汚不可滌

将軍斬澡衣也寧可污耶雲曰人言土官饋獻我不
彼納彼乃我疑疑且生患奈何宰曰為官贖貨法當
死将軍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乎雲曰善於是盡卻
饋獻嚴馭之土官皆服凡調發無敢後期者雲所駐
節處咨諏里老撫慰善良原詿誤系誣枉人故久而愛
之英宗即位進右都督上言潯州與大藤峽諸山相
錯猺寇出沒占耕旁近田而左右兩江土官地少不
足耕其狼兵素勇為賊所畏若量撥田州諸府土兵
分界耕守斷賊出沒不過數年賊必坐困報可自後
東南有急輒用狼兵自雲始也正統三年卒贈懷遠

伯諡襄毅長子傑當襲以讓其弟泉世府軍前衛指揮使廣西今思雲不置立祠肖貌祀之初葬觀鎮廣西尋殺慶遠諸生來迓觀曰此皆賊覘我也悉斬之滿雲渾想恭佐有罪輒上請不妄殺人人亦不敢犯父謂觀英武好要其仁弗知也鄭牢嘗違事觀觀好辭後殺人牢輒留之待醒更以白觀牢名為士大夫所重然竟以隸終

蕭授華容人洪武中襲父官為府軍右衛千戶從燕師積功四遷至都指揮同知永樂十六年擢右軍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湖廣貴州宣德元年剿惹洞

酋謀古賞叛攻酉陽掠後溪授集兵將發懼而乞降悉還所掠出財賞死者家乃罷兵尋遣指揮祝貴與土官撫輿峒酋苗銀總為所殺命都指揮張名率兵討之破其巢誅首惡者貴州宣慰所轄乖西巴香諸峒寨山箐深險諸蠻錯居連歲攻剽他部殺傷官軍掠財發塚而昆阻化請寨亦佔險不輸賦二年授遣都指揮蘇保會宣慰宋斌攻昆阻化寨連戰破之窮追入山谷中斬其酋卓把同以下數百人於是乖西諸蠻皆震懾望風歸命未幾水西蠻阿閉妨宜作亂糾衆至八千人毀結寄寨酋以討致阿閉妨宜誅之

而西堡蠻阿骨蓋與褰底豐寧清平平越普安谷把諸蠻各相聚為亂四川筠連諸蠻亦應之授奉詔且撫且捕久之西堡諸蠻皆聽命獨豐寧谷把負險自如授遣都指揮李政進兵乃皆降承制赦谷把酋而以豐寧酋尤稔惡械送京師誅之七年諭降安隆酋岑俊已發兵討辰州蠻禽其酋八十餘人斬馘無算移兵擊江華苗討富川山賊先後破禽之先是貴州治古答意二長官司蠻數出掠銅仁平頭甕橋焆銹諸蠻授作二十四堡環其地分兵戍之賊不得逞久之其酋吳不爾等覘知官軍少復出掠清浪殺官吏

授遊都指揮張名擊破之不爾走筭子坪結生苗掠
湖廣五砦勢係張授乃發黔楚蜀三方兵分道捕討
八年進軍筭子坪破斬即諸寨禽其首二百餘人誅
不爾等斬首五百九十餘級名賊畧盡餘黨悉平九
年都匀蠻葦翁同誘蔡郎等五十三寨為亂又引廣
西賊常萬入掠遊遊指揮陳原邀擊獲萬良於是翁
同及合江十二寨皆降而蔡郎等四十寨不下復遣
指揮顏勇次第封平之英宗即位以授功多進都督
同知佩征蠻副將軍印鎮守如故以都督僉事吳亮
副之正統元年蒙定蠻阿遲阿哈等叛稱王騰布妖

書四出攻掠授遣頭勇等擣其巢禽阿哈等而廣西蒙顏蠻蒙再萬糾十六洞及湖廣逃民楊保行等蜂起為亂授親督湖廣廣西兵圍之壓之一戰禽保行再戰斬再萬餘黨竄入綏寧藍谿山谷中分兵疏捕禽斬數千餘賊多餓死捷聞進右都督上章言靖州與廣西接壤時苦苗患永樂宣德間常儲糧數萬石備軍興比年儲少發人徒轉輸賊輒先覺以故不能得賊乞於清浪靖州二衛各增儲五萬石緩急可藉也報可已而貴州計砂賊苗金蟲苗總牌諸首糾洪江生苗作亂偽立統千侯統萬侯四年授督兵抵計

砂分遣都指揮鄭通攻三羊洞馬驊攻黃栢山大破之吳亮窮追至蒲頭洪江斬總牌等生苗皆詣軍門降千戶尹勝誘致金蟲斬以徇其地悉平授為人沉毅多計算持軍嚴整馭裨校皆盡其材自鎮遠侯顧成之沒也群蠻所在屯結官軍討之皆無功授在鎮二十餘年威信大行寇起不淹時輒破滅諸規畫部署多本於成久益明練自後鎮帥莫及也論功進左都督召至京以老致仕尋起視事右府十年卒贈臨武伯謚靖襄

吳亮來安人承父職爲旗手衛指揮僉事屢從征有

勑宣德中署湖廣都指揮僉事尋以右副總兵同左副總兵王瑜總督漕運鎮守淮安英宗初討江西新淦賊有功累遷都督僉事副蕭授鎮湖廣貴州破晉定蠻進都督同知平討砂苗進右都督會麓川賊思任發稱亂太師方政戰歿廷議召亮還京命為副總兵將兵五萬往討之亮受勑以行比至雲南賊勢益熾亮與總兵官沐昂等軍金齒不進參將張榮敗又不救詔逮亮等下獄尋宥死左遷亮都督僉事仍佩征南副將軍印鎮湖廣貴州其冬發兵討四川都掌蠻平之七年四城利州土司相攻亮發兵撫解之尋

召還視事右府卒亮狀貌魁梧性寬簡用兵不喜殺

修所至蠻人懷附喜文學至老手不廢書有儒將風

衛青字明德松江華亭人洪武中起軍伍爲薊州衛

百戶從燕兵轉戰積功至濟南衛指揮久之進都

指揮僉事莅中都留守司事改山東備倭永樂十八

年二月蒲臺妖婦唐賽兒作亂賽兒縣民林三妻也

燒香誦經自稱佛母詭言能前知成敗事又云發石

函得寶書神劍能役使鬼神剪紙作人馬相戰鬬往

來旁近縣愚民爭歸之徒衆至數千人遂作亂據益

都之卸石栅寨指揮高鳳攻之敗沒其黨董彥昇賓

鴻等分攻莒州張墨安丘張紅旬旗四出剽官軍不能制朝廷遣安遠侯柳升為總兵官都指揮僉事劉忠副之率兵討賊既至圍其寨寨高無水絶其汲道賊夜出劫營官軍亂多殺傷劉忠戰死賽兒遂宵遁比明升始覺追之不及獲賊黨劉俊等及男女百餘人而賊攻安丘者益急知縣張瓚丞馬撝集民兵死守賊不能下乃合莒州即墨之衆萬餘人并力攻賊青方屯海上聞之率千騎晝夜馳奄至城下奮擊敗之賊收餘衆再戰復大敗之城中亦鼓譟而出殺賊二千餘人生擒四千餘人悉斬之時城中已困甚旦

久不能支使青救稍遲城必陷比賊退而升始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也捽而出之是日鰲山衛指揮僉事王真亦以兵百五十人殲賊衆於諸城於是賊遂平而賽兒卒不獲成祖為賜書勞青別降勑切責升尚書吳中等劾奏升受命討賊不即就道臨賊境又不設備都指揮忠血戰幾破賊升忌其成功不為應援致忠陣殞賊得逃去指揮青聞寇趍救偈晝夜兼行一鼓滅賊保全危城升後三日乃至不加奬勞反見摧辱失賊媢功不忠莫甚焉請治其罪於是下升於獄而擢青為山東都指揮使王真為都指揮同知

張璵馮禧為左布參議賞賚有差青還備倭海上尋坐事繫獄宣宗念其功釋之時京師營建繁役及防海衛卒青以為言得分番更代英宗立進都督僉事尋卒長子順襲指揮使次子穎封宣城伯自有傳青有孝行善撫士卒居海上十餘年海濱人思之久而不衰請於朝立祠祀之

洋瑜字廷器山陽人以總旗選隸趙王府護衛永樂末成祖數以疾不視朝中外處分悉付皇太子皇太孫嘗裁抑宦寺中官黃儼江保等懼而謀立趙王譖傾太子於帝希得進見儼等用言帝屬意趙王外人

頗有信之者而趙府護衛指揮孟賢潛與儼等相結通語言會帝疾甚曆官王射成言天象早晚有變帝位當歸趙王賢等謀益急將令中人進毒於帝俟帝崩即收內府符寶兵仗以兵劫諸將相大臣發遺詔廢太子立趙王且令其黨高正預作遺詔付中人至期而出之布置已定高正者瑜舅也密以告瑜瑜大驚曰奈何作此族滅計耶垂涕以諫正不聽且懼謀泄將殺瑜瑜遂詣闕告變帝疑有詐召瑜詰問數四瑜具以所聞對帝乃震怒急捕賢等盡得其邪謀及所作偽詔立斬射成正賢等皆下獄伏誅而授瑜為

邊海衛千户仁宗即位瑜月擢錦衣衛指揮同知賜米鈔織金衣幷戒同官勿慢瑜瑜有功於國事必白瑜乃行瑜持大體不爲苛細廷中稱其賢宣德八年進都指揮僉事充左副總兵代陳瑄鎮淮安董漕運累進左軍都督僉事淮安故瑜產也人以爲榮瑜在淮數年守瑄成法不變有善政一富民親在與弟訟財產瑜曰訟弟不友無親不孝杖而斥之民有負金不能償至鬻壻兒弟相訟者瑜曰奈何以財故傷恩即代償勸其敦睦時法令嚴有二卒盜敗舟一板以官物坐死瑜曰兩卒之命抵敗舟一板耶竟得末減

歲歉發官廩以賑作義塚禁民焚屍然在任嘗以贖貨爲英宗切責令自陳又以漕卒恣橫及縱家人販鹽屢被言官論劾云正統四年以議事入京病卒賜祭葬

巫凱句容人由廬州衛百戶積功至都指揮同知永樂六年從平交趾還簡莅遼東都司事十二年從征沙漠久之進都指揮使宣宗立以都督僉事佩前將軍印充總兵官代朱榮鎮守遼東時有令中國人自塞外逃還者悉送京師俟親屬赴領凱言若此恐阻遠人慕歸之心遂更令有馬及少壯者送京師餘聽

自便宣德四年寇掠西山凱遣兵擊敗之盡得所掠
者帝降勅獎勞時宣宗好勤遠略遣官造舟松花江
將招懷遼東諸部地絕遠轉輸供億軍民大困會有
寇警凱力請罷其役得報可而軍之逃入海西諸衛
者已五百餘人有詔即令諸衛酋長追還其逃入山
寨者多被留不遣凱請發兵追捕宣宗難其事不許
而造舟之役復興命中官阮堯民都指揮劉清等董
之兼捕海青諸異物堯民等因與女直市多為不法
殺傷其人女直怒會宣宗大漸召堯民等還女直集
部落沿途邀擊騎卒死者九百人輜重盡為所掠堯

民等匿不奏凱疏聞於朝始下之吏以英宗登極恩
進都督同知上言邊情八事請厚卹死事者家每歲
冬衣布棉如洪武中例全給軍士益官吏折俸鈔軍
中口糧及馬芻粟不給悉請如舊例優給之又請召
商實邊俱見施行兵部尚書王驥惡凱擿其不法十
五事奏之英宗知凱賢但令自陳并諭廷臣自今文
武官有罪務廣詢僚屬得實始奏誣者罪不貸由是
凱在邊得行其志凱性剛毅饒智畧馭衆嚴而有恩
在遼東三十餘年威惠並行邊務修飭前後守遼者
皆莫之及正統元年卒於官時又冀傑者東安人由

行伍從成祖起燕積功爲左軍都督僉事仁宗即位
命鎮開平宣宗初進左軍都督漢王高煦反宣宗將
親征到侯中有陰持兩端者言漢王機變不測用兵
若神傑揚言於衆曰吾知其爲人詐而無謀悍而無
勇天威臨之即日就縛何神之有衆皆曰善後卒如
其言久之卒官贈清源伯謚忠壯妻王自經以殉贈
淑人與傑同時立功至大將者有馬榮曹隆張欽程
寬朱崇馬聚高成張廉榮徐州人由永清衛所鎮撫
從燕兵轉戰積功至都督僉事從征本雅失里領左
翼進右都督永樂八年卒追封景城伯謚壯武隆潁

上人起卒伍從燕王征乃兒不花授燕山護衛百户
以靖難功累官都督同知永樂九年卒追封安陽伯
謚忠毅欽雅寧人以騎士從燕王起兵累功為都督
僉事永樂十五年卒追封新泰伯謚剛勇寬亦類上
人由蔚州百户降燕積功至都指揮同知充神機將
軍從平交趾進都督僉事崇定遠人襲父職為燕山
右衛指揮使從王靖難歷都督同知永樂二十年與
寬相繼卒追封寬保昌伯謚忠威崇平陰伯謚武襄
聚武定人以燕山中護衛總旗從王轉戰渡江累官
左都督聚體貌魁而膂力過人卒追封邵陽伯謚壯

勇成遼東人以騎卒從燕靖難積功至右都督守義
涼州塞外人永樂初歸附屢從征漠北有功積官至
都督僉事宣德四年與聚成先後卒成追封營山伯
謚武毅守義西和伯謚僖順康天長人起行間從靖
難及北征累官都督僉事宣德七年卒追封榆次伯
謚忠敏
方政全椒人襲濟陽衛千户以靖難功屢遷都指揮
僉事永樂四年充鷹揚將軍從張輔平交阯還與都
指揮朱廣移師廣西會都督韓觀討平柳潯諸蠻寇
斬獲萬計七年復從張輔征交阯賊簡定敗其黨阮

世每於醎子關進兵蹙鄧景異海州大敗之擒其將范必果景異遁九年秋復以步隊從輔敗賊阮帥等擒偽金吾將軍四人進都指揮使十年春窮追景異至屹蒲矜冊射中景異腦禽之并獲其黨鄧鎔等進都督同知十六年嘉興州賊車綿之車三等叛政大破走之明年夏與都指揮師祐敗賊渠黎利於可藍冊禽其禁衛將軍阮箇立等利走匿老撾其冬斬賊鄭公証於同利仁宗即位命政充參將與榮昌伯陳智協同鎮守先是李彬為帥討平羣寇交趾漸以無事彬卒智繼之藉懦無將略由是反者四起而鎮守

中官山壽一意撫賊專軍進止政又爲智所忌議事多不協以故賊益得志官軍不能制宣德元年春與智討黎利於茶籠州敗績詔以成山侯王通代智政亦坐削職充爲事官時政守乂安賊攻之急都指揮王演擊却之帝厚賚演特原政罪其秋與安平伯李安都指揮于贊謝鳳等連兵討黎利復敗績政還守乂安利乘勝攻城晝夜不息政力戰敗之已而王通擅與賊和引兵還政亦論死繫獄籍其家踰年帝以政罪薄釋爲都督僉事尋以副總兵備禦開平獨石上言邊備便宜四事皆報許七年春政以西猫兒峪

當賊衝來有城遣千戶楊洪領騎士屯田駐守以開
帝善之因諭兵部曰制敵莫善屯守朕委政邊事不
從中制也已政奏內官蕭愚擅作威福帝怒切責愚
明年以總兵官鎮守松潘會番寇叛政諭以禍福多
聽命惟任昌巴諸黑虎諸寨梗化政進擊其西北大
寨破之副將蔣貴等以次討平諸寨政招撫潰散逃
亡者皆復業進都督同知復奏便宜四事從之十年
移鎮大同中官郭敬憾政不附己誣政專擅大學士
楊士奇等言政著勞先朝為人勤廉公正養撫軍士
敬貪縱此必誣政於是降勅責敬令協和共事其

秋劾湊副總兵曹儉罪儉坐奪職正統元年上言征調軍士應支口糧行糧者不當減其月糧軍餘墾地已許免稅不當復徵又言屯田歉收請量蠲免詔並允行尋進右都督三年將兵助沐晟討麓川賊思任發師次金齒賊沿江立柵拒守政等造舟濟江奮擊敗之偕諸將追奔先後斬三千餘級明年正月進破思任發舊大寨追至空泥賊驅象衝陣政力戰不支一軍皆沒晟聞退師永昌政驍勇果敢善戰號為良將既宥死錄用益感奮竟以身死敵後賊平廷議嘉其死事贈威遠伯謚忠毅子瑛以功封南和伯自有

傳

史昭合肥人永樂初積功至都指揮僉事八年充總兵官鎮涼州土軍老的罕先與番官千戶虎保作亂虎保敗老的罕就撫居二年昭廉其必叛上書言狀詔與甘肅守將協圖之未至而老的罕果叛與都指揮滿都等擊平之移鎮西寧仁宗立進都督僉事上言西寧民俗鄙悍請設學校如中土報可宣德初昭以衛軍守禦不暇屯種其家屬願力田者七百七十餘人請俾之耕藝收其賦以足軍食從之曲先衛都指揮使散即思邀劫西域往來使臣爲梗五年夏昭率

師會中官王安王瑾討之長驅至曲先散即思望風遁擊敗其黨答答不花等禽之殺傷無算獲男女三百四十人馬駝牛羊三十餘萬威震塞外捷聞宣宗大喜璽書慰勞賞賚加等七年春以征西將軍鎮守寧夏孛的打里麻犯邊昭遣兵擊之至潤台察罕停獲甚衆進都督同知正統初巡徼塞外部將熊震遇寇與戰敗之昭以寧夏孤懸河外自河以東抵綏德延袤二千里曠遠難守乃請於花馬池築哨馬營增設烽堠直接哈剌兀速之境邊備大固尋進右都督時阿台朶兒只伯數盜邊詔昭與甘肅守將蔣貴擊

安遠兵搜勦昭忌貴等有功給賞賊已往亦集乃責遂不前昭追賊且近又逗留並無功而還被詔切責貶都督僉事三年秋復右都督八年以老召還卒昭居寧夏十二年老成持重兵政修舉亦會冠勢方衰邊境得以無事兵部尚書王驥寧夏參將王榮嘗舉其過朝議以昭守邊久習知兵事不易也與昭並時為邊將著稱者有劉昭李達昭全椒人永樂五年以都指揮同知往來甘烏思藏建置驛站還至靈藏遇番賊邀劫昭率所部與戰敗之進都指揮使鎮守河州遷都督僉事宣德二年劉陳懷討平松潘寇加都

督同知尋移鎮西寧明年復鎮河州七年詔兼轄西寧時中官使西域者為罕東酋劉兒加所邀殺奪璽書金幣以去命昭副甘肅總兵官劉廣討之昭等遣指揮祁賢先以輕騎覘賊賢渡畢力术江抵晋祿招諭之劉兒加曰本與安隙欲復讐不意犯天使故遁逃至此請還所掠書幣貢馬贖罪昭等以聞帝以窮寇既服不足深治遂納其貢達永樂初以都指揮使鎮洮州七年帥師征西寧中藏諸族破之生縶其魁久之進都督僉事正統中致仕昭守邊二十年達四十年並為番漢所畏服西陲賴之

論曰蠻獠之性叛服不常利則剽攻困則走匿亦其天性然也韓觀山雲蕭授吳亮皆以果毅之材大鎮南服芟刈兇頑厥功偉矣然觀也絕世雲等不侯好生惡殺將無天道其然乎衛青王瑜定亂發姦建豎罔不易矣方政勁死行陳凱昭綏靖邊陲干城爪牙殆其選與

明史卷二百六　　列傳五十七

耿通　周新　鄒緝
陳諤　弋謙　戴綸　林長懋
羅汝敬　陳祚　周文褒　郭循

耿通齊東人洪武中領鄉薦授襄陽教授永樂初擢刑科給事中歷左右給事中性剛鯁敢言嘗劾奏左都御史陳瑛及監察御史袁綱覃珩等朋比為蒙蔽搆陷無辜綱珩已下獄瑛為長官不宜獨宥又言驍騎諸衛倉壞工部侍郎陳壽不預修治致運糧至者無所受多損耗病民又言工部尚書宋禮不恤不輸班

匠役滿不即遣歸多至失所瑛等輒被鞫責逐中禪
其風采久之權大理寺右丞帝北巡太子監國漢王
謀奪嫡陰結帝左右為讒閒駕還宮僚多得罪者數
以事譴怒太子所行事率多更置於是通從容諫帝
太子事無大過誤可無更也數數言之帝懷怒未有
以發十年秋有言通受請託故出人罪者帝震怒命
都察院會文武大臣鞫之午門曰必殺通無赦群臣
如奇當通罪斬帝曰失出細故耳通為東宮關說壞
祖宗成法離閒我父子不可恕其寘之極刑廷臣不
敢爭也既又言寺丞馬麟與通同罪宜坐之帝曰麟

無知其物悶通覺論姦黨磔死天下莫不憐之

周新南海人初名志新字日新成祖常獨呼新遂為名因以志新字洪武中以諸生貢入太學授大理寺評事成祖即位改監察御史敢言多所彈劾貴戚震懼目為冷面寒鐵長安中至以其名怖小兒小兒群戲於道或駭之曰冷面寒鐵公來輒恐皆奔匿永樂元年巡按福建奏請都司衛所不許凌府州縣府衛官相見宜均敵禮自是武人斂戢次年巡按北京時令吏民罪徒流者免斷決發耕種北京閒田然監禁詳擬往復待報罪人多瘐死新奏請悉從北京行部

武巡按詳允就道以免淹滯帝諭都察院曰新言是
也從之且命畿內罪人應決者許收贖帝知新自即
位連二年命為巡按所奏請無不允者還朝即擢為
雲南按察使久之改浙江浙江有冤民繫獄久聞命
喜曰我得生矣至果雪之初新之官入境群蚋迎馬
頭聚而前行跡其後得死人於榛中身繫小印一新
不言廣市布視印文合者捕之盡獲諸盜抵法蓋所
殺者布賈也一日視篆忽旋風吹樹葉墮案前視其
葉異他樹詢左右獨一僧寺有之寺去城遠不知何
由至也新意僧殺人發樹見婦人屍鞫之果然磔僧

於市商人妻與人私商瞭歸其人驚匿商告其妻曰吾自鄰迫暮獨行恐遇刼藏金某祠石下其人逸去夜取之旦日商往探無有訴於新新治得賈商妻與所私皆論死浙多山虎傷路人新為文禱城隍神虎自出搖尾就屠遠近傳以為神新行部微服至縣忤縣官欲拷治之聞廉使且至收繫獄詢於囚得縣官貪汙狀縣官迓廉使久不待新告獄吏曰我乃是也縣官大驚謝罪竟劾之去錢塘知縣葉宗行有廉聲新微服為執役者入其署蕭然無長物惟家寄笠澤魚腊一束繫於廚間袖少許還次日召令飲烹腊

饗之以旌其廉宗行死爲文以祭入而哭之哀由是
蜀吏多激發砥行有爲名臣者永樂十年新奏浙西
水潦田苗盡沒通政趙居任匿不以聞惟迫民輸稅
帝以問夏原吉原吉曰居任嘗奏民多隱熟冒荒新
言恐未盡然帝曰水潦爲災人所共見按察使寧敢
妄奏愚民即有欺謾可以一二廢千百乎命覆視蠲
其稅被災甚者賑之民力以寬嘉興賊倪弘三作亂
流劫旁郡黨衆數千人官軍討之屢敗新立賞格躬
潛兵搜捕遏其奔軼賊遯北河新簡壯士躡之桃源
縶弘三等以獻數郡皆安新貧約甚僚友餽以鶩炙

懸於室他人實遺者必問令面寒鐵公知否當是時周廉使君聞衣下錦衣千戶往浙緝事招搖攫吏賄新欲治之遁去新齎文冊入京遇諸涿州捕禁之州獄千戶脫走文致新罪誣奏帝怒命馳騎逮之旗校皆錦衣私人在道旁掠無完膚既至伏陛前抗聲曰陛下詔按察司行事與都察院同臣奉詔擒奸惡奈何罪臣臣死且不憾帝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作直鬼竟殺之他日帝悔問侍臣曰周新何處人對曰南海帝歎曰嶺外乃有此好人枉殺之矣後帝嘗見一人緋衣立日中叱問汝誰耶曰臣

周新也臣已為神當為陛下治奸貪吏言已不見新嘗學能文好善嫉惡所至必有惠政妻有節操新未遇時縫紉自給新貴同官妻內燕邀新妻至則荆布如田家婦諸婦慚盡易其衣飾新死無子妻歸貧甚廣東巡撫楊信民語人曰周志新當代第一人吾黨少及可使其夫人終日餒耶時時賙給之妻死浙人仕廣東者皆會葬

鄒緝字仲熙吉水人洪武中舉明經授星子教諭建文時入為國子助教成祖即位擢翰林侍講立東宮兼左中允屢署國子監事緝有學行善訓廸士類咸

服預修永樂大典太祖實錄秩滿進左庶子兼侍講永樂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緝上疏曰陛下紹承統緒建立兩京所以立萬世丕基也顧自肇建北京以來焦勞聖慮幾二十年工大費繁調度甚廣群臣不能深體聖心數措置失宜需求無藝冗官濫員動至千百使坐相蠶食耗費國儲竭生民之膏髓猶不足供工作之用財匱用絀莫知所圖民窮無告猶不之恤夫民所賴以生者衣食也今以百萬之衆終歲供役既不得保其父母妻子遂其樂生之心又不能躬親田畝以事力作使耕種失時農蠶廢業猶且征求

益深所取無極至伐桑棗以供薪剝桑皮以為楮而民之衣食無所資矣加之官吏横征暴歛日甚一日人民無聊愁歎滿室且如前歲買辦顏料本非土產科派動千百斤民無可得則相率歛鈔購之他所每大青一斤價至萬六千貫及至進納又多以不中却還往復展轉當須二萬貫鈔方得進收而所用不足以供一樁之用其後既遣官採之產所而府縣買辦猶不為止蓋緣工匠計料時惟務多派以牟利而不顧民之艱苦至此也夫京師者天下之根本也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此自然之

勢也自營建以來用事者不思民為國本謀所以安輯之乃使工匠小人假托威勢軀迫役徒號令方施廬舍已壞孤兒寡婦哭泣叫號倉皇暴露莫知所適偶得一措足之地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徙而不能定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猶未及比陛下之所不知而京師人民不能無怨者也貪官污吏徧布內外剝削及於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養活之計虐取苛求初無限量有司承奉惟憂不及間有廉獷之吏不事干媚者還即肆其讒毀朝廷不察遽加罪譴是以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貨賂累

無顧惜剝下媚上有司交易夫小民所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誅求如此欲無怨得乎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郡縣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掘草根以為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而京師乃聚集僧道萬餘人日耗廩米百餘石此乃奪民食以養無用者也朝廷歲令天下織錦鑄錢遣內官賫往外蕃買馬收貨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能及其一二耗費中國糜敝軍民亦莫甚於此也其錢出辦國用昔有禁令乃獨所有以與之可謂失其宜矣馬匹雖多類皆駑下責民牧養騍擾孳多及匿死倍徵令賠

補萬户貧困後至鬻賣妻子夫國家之所賴者人民也人民已耗為何所用此又其害之大者漠北降人賜以居室藏其供帳意欲招致其同類也不知來者皆懷窺覘豈真遠慕王化甘心去鄉土乎宜於來朝之後遣歸本國不必留之為後日子孫之患也至於宮觀禱祀之事有國者所當深戒漢武帝嘗極意求之而卒無驗取譏後世亦宜去而絕之也古人有言淫祀無福況事無益以害有益蠹財妄費者乎凡此數事皆足下失民心上違天意怨讟之興實由於此夫奉天殿者所以朝群臣發號令古之所謂明堂也而

災眚及焉非常之變也非有躬責己深察所以致災之由大布恩澤改革政化以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以回上天之譴怒也前者常有監生生員以單丁告乞侍親因而獲罪遣戍者此實有虧治體難以垂訓將來乞為原宥近者大赦之時法司執滯常條所當赦者尚復拘繫亦乞重加湔洗使之自新凡此皆天下大計所以保安宗社收拾人心挽回天意為國家千萬年無窮之命脈者也夫國家之所恃以久長者天命也人心也而天命常視人心以為去留未有不得人心而可以保天命也今天意如此災變已極

不宜重勞其民當還都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俾養聖躬休息於無為不宜聽信小人之言後有所興作以誤陛下於其後也書奏不省帝素剛愎惡直諫時三殿初成方以定都詔告天下忽罹火災帝頗警懼下詔求言及言者指斥時政缺失帝固已不懌而大臣復多希旨詆言者帝於是發怒謂言事者謗訕譏侮下詔嚴禁之犯者不赦與緝並時建言者侍讀李時勉竟下獄御史何忠羅通鄭維桓徐瑢給事中柯暹俱左官交趾惟緝與主事高公望庶吉士楊復得無罪緝博極群書居官勤慎厲清操家貧如

寒士明年卒於官子循宣德中為翰林待詔請贈父母帝諭吏部曰曩皇祖征沙漠留朕居守北京維恒在左右所陳說皆正道實良臣也其子之維桓慈谿人由進士擢御史出為交趾南清知州卒遷池州建德人由鄉舉授戶科給事中出知交趾驩州累官浙江雲南按察使忠通自有傳

陳諤字克忠番禺人永樂中以鄉舉入太學授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權貴無所避每奏事大聲如鐘帝令餓之數日奏對如故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為大聲秀才嘗言事忤旨命坎瘞奉天門露其首七日

不死赦出還職尋率同列奏事徒忤旨罰修冢吾同
事者先畢工降職去誇貧不能傭役乃躬自操作適
駕至問治屋者誰誇前匍伏具道所以帝憐之命復
官得擊愈力十一年奉使雲南還命署通政司事逾
年署應天府未幾又署刑部十四年署鴻臚又改署
工部所至能其官十六年擢順天府尹政尚嚴鷙亡
何竟為執政者所忌出為湖廣按察使閱三載改山
西坐事落職仁宗即位遍赦當還故官帝以誇前在
湖廣頗捃摭楚王細故乃曰誇小人也不宜玷方面
謫海鹽知縣遷荊王長史為王府所厭著宣德三年

遷鎮江府同知致仕歸卒諤剛介敢言屢瀕於死然性詼諧當被瘞時嘆息謂其人曰吾不意今日乃死於大甕問其故曰咄嗟而不知耶朝廷瘞人當以甕令速死耳瘞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不死云

弋謙代人永樂九年進士除監察御史出按江西言事忤旨改峽山知縣復坐事免歸仁宗在東宮素知謙骨鯁敢言及嗣位召為大理少卿謙至即直陳時政頗見採納既復言五事詞甚激帝乃不懌尚書呂震吳中侍郎吳廷用大理卿虞謙等因劾謙誣罔都御史劉觀復令諸御史合疏論謙帝召大學士楊士

奇等言謙論事太過士奇對曰謙不諳大體然心感陛下超擢恩欲圖報效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優容之不然進言者懼矣是時帝雖不罪謙然謙每朝參帝見之詞色頗厲士奇因獨奏事從容言曰陛下詔求直言謙奉詔而言言不當遂觸怒數日間外廷慄惕以言為戒今四方朝覲之臣皆集闕下見謙如此將謂陛下不能容直言而謙之名愈彰矣帝惕然曰此固朕不能容亦呂震輩迎合以益朕過朕自今當置謙遂免謙朝參令專坐司視事由是言事者益少帝後召士奇曰朕非怒謙言事因其言多矯激過實耳

今朝臣累月餘無言爾可語諸臣為白朕心士奇曰臣空言不足信必得璽書親諭乃見聖德遂令士奇就榻前書勅引過諭百官言事者無以謙為戒仍令謙朝參如故已而中官採木四川貪橫虐民廷臣有言者帝召謙諭曰爾清鯁之臣其為朕往治之乃擢謙副都御史賜鈔以行遂罷採木之役而還宣德初交趾右布政戚遜以貪淫黜命謙往代聽展墓乃行戒山侯王通棄交趾歸謙亦下獄論死正統初得釋罷為民土木之變謙布衣走闕下疏薦道及寗懋阮遷十三人皆奇才可用時石亨等握兵柄衆議以道

副亨謙力言當專任通事遂寢廷臣以謙負重名奏
留之亦不報景泰二年復至京甄薦通等語侵於謙
謙奏乞録通等命弋謙代臣總軍務帝不許罷歸未
幾卒
戴綸高密人永樂中自昌邑訓導擢禮科給事中侍
皇太孫説書二十二年改左中允旋進右諭德仁宗
即位東宮建遷洗馬仍侍講讀始成祖命太孫習武
事太孫亦雅好之時出騎射宮臣陳山張瑛等皆阿
諛順旨惟綸與林長懋以為太孫春秋方富宜學問
而事遊畋非盛德事時時進諫綸又具奏為成祖言

之他日太孫侍成祖問宮臣相得者誰也以綸對因出綸奏付之太孫由此怨綸長懋者莆田人以鄉薦歷青州教授永樂十八年擢翰林編修侍皇太孫説書仁宗初進中允侍東宮講讀為人剛嚴數進直言與綸相得宣宗即位加恩宮僚山琰等皆顯擢綸亦拜兵部右侍郎頃之復以諫獵忤旨令出參贊交趾軍務而長懋自南京來後至亦出為鬱林知州無何坐怨望並逮至京下錦衣獄宣宗臨鞫之綸抗辯觸帝怒立箠死籍其家諸父河南知府賢太僕卿希文皆被繫而長懋淹詔獄十年至英宗立乃得釋復其

官還守鬱林有惠政都指揮陳鑑貪暴杖殺兩百户
洲民皆被害長懋奏之置鑑重辟其卒也州人立廟
祀之
羅汝敬名簡以字行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
士就學文淵閣成祖召使誦書不稱旨即日遣戍江
南數日而獲之自此刻厲為學權修撰滿九載進侍
講仁宗時上言時政十五事忤旨下獄與李時勉同
改御史直聲震朝廷宣宗初上書大學士楊士奇曰
昔太祖高皇帝不階尺土奄有四海太宗文皇帝安
宗社再造寰區二聖功德如此其盛然猶翼翼兢兢

無敢隳怠先皇帝嗣統未及期月奄棄群臣海内之民若喪考妣揆厥所由憸壬小夫挾怙迂之術售金石之方以誤聖躬而速之疾也去冬簡以愚戇應詔上書言涉不敬罪當萬死蒙先皇帝憐其孤直寬雷霆之誅俾居言路撫躬循省無可稱塞伏見今年六月車駕幸天壽山躬謁二陵京師之人瞻望咨嗟以爲聖天子大孝將以稱殷禮展孝思也既而道路喧傳乃謂禮畢即校獵講武且云先驅未成列路車不待駕而天閑六龍已載道矣又云扈從惟也先土干與其徒數百人風馳電掣倏去忽來馳逐先後其間

逃言恐悸將落伏莽留循狩固有國之常經然以謂
棱威滿與鋒將蔽獄於山谷間竊謂垂堂之戒衡縻
我復不可不深慮非執事四朝舊臣三聖元輔於此
求畫則孰得而言之者惟特加柔納以弘靖獻之思
既辦道之義尊權任鄭若侍郎往安南撫諭黎利復
再陞封隸萬利官僑已死張遊設女樂汝敬叱曰爾
豎死羽宴樂耶碎其尊罍樂器會天大雨雷震利居
室利懼遣使馳謝於朝汝敬還督兩浙漕運理陝西
從由多所建置坐受餽下獄尋免死充為事官仍督
陝西屯田英宗立遇赦汝敬誤引詔書復職後逮繫

以在陝西措置有勞宥死戍邊尋還其官復故任兩邊有警督餉遇敵紅㝎城中流矢墜馬得免以疾告歸卒

陳祚字永錫吳人永樂九年進士釋褐即擢河南布政司參議十五年與布政使周文褒王文振合疏言建都北京非便忤旨謫均州太和山佃户躬耕力作處之晏然仁宗立詔選用諸還謫者祚在選中會帝崩不果用宣宗命憲臣即均州群試之祚策第一鈇憲部擬第六遷擢御史巡按福建方面大吏多被彈擊禁止和買閩人德之還以白塔河湮塞疏請開

滌糈漕果便哥出按江西時宣宗好宴樂頗留意狗
馬聲色祚馳疏勸勤聖學其畧曰帝王之學先於明
理明理在於讀書非素知講習則於理未明欲行事
之悉合於道難矣陛下雖備有聖德尚經筵之典未
甚興舉講學之功未有程度於聖賢精微之蘊古今
治亂之由豈能周知而洞晰臣謂為學尤貴乎知要
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聖賢格言無不畢載欲數太
平基此不可頃於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
無得間斷使知古今若何而治政事若何而得必能
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邪佞之以奇巧蕩聖心者自

見臻遠汙下生民受福無窮矣寔宗雖以博習自負
見玩衣經曰豈儒謂朕未讀大學耶薄朕至此不可
不誅學士陳循在旁頓首曰俗士處遠不知皇上無
書不讀也帝意稍解猶下詐獄逮其家人十餘口隔
別禁繫者五年其父竟瘐死英宗立乃復官再按湖
廣風節檢勁遂匡貴給溪亂殘酷詐與巡撫侍郎吳
政劾奏之帝擬械兩人至京論死既而言悉驗乃赦
出獄改官南京尋遷福建按察司僉事閩中習其威
棱相戒不敢犯稗祠不載祀典者悉撤去之以其材
治學宮修官舍公退以疾告歸卒祚天資嚴冷難于

柔罕接其言笑獨重里人邢量旦挾冊質疑往往至暮量終歲不一至祚所祚不怪也量隱於卜者終身不娶敝屋數椽或竟日不舉火客至清坐而已其學自經史諸子及技家言無所不通文褒永嘉人永樂十年進士即拜河南左布政使居官勤厲軍民利病輙陳奏興革云

郭循字循初廬陵人由進士為刑部主事有才譽宣宗在位好遊觀拓西內洛皇城離宮別館頗見修飾循上疏言土木不當興勞民妨國語極切直命以檻車逮大內親詰問之循抗對無所屈帝益怒射傷其

顱血流被面仍下錦衣獄正統初赦復職尋進郎中以尚書魏源薦擢廣東參政有勦寇功景泰初卒

論曰自古骨鯁之臣鮮不以攖鱗獲罪匪獨耿通諸人然也然賢如仁宣二宗猶或難於虛受之美則所謂止輦納諫亦豈易易也哉